

从“娱乐消遣”到“精神共鸣”：新时代人民精神文化产品的价值重塑

■ 刘荣辉¹ 齐艳梅¹ 赵 越² 张 婧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人民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价值定位与发展路径指明了方向。好的精神文化产品不仅是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源泉，更是凝聚民族力量、促进社会发展的关键。随着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人民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精不精”，呈现出对产品更高质量的追求。因此，创作出具有思想深度、艺术观赏性且制作精良的作品，成为文艺工作者们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一、人民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理念的的根本转变

当前，社会从非常态化向常态化发展，除了物质方面得到提升之外，体现人民精神的文化产品也层出不穷，其生产理念也发生了根本转变。以电影为例，电影的发展时常为行业传递出积极信号；即使在节奏飞快、信息碎片化的时代，真正优秀的作品依然能突破重围，吸引人们走进电影院，进行一场深度的审美与思想体验。

然而，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社会经济运行节奏不仅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文化消费习惯与媒介使用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影院观影这一传统的集体文化消费行为，在一定时期受到显著影响。短视频以其前所未有的短时性、多样性、强刺激性占据了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长视频乃至院线电影的“替代品”。这种替代并非简单的时长转移，更是伴随着用户注意力的转移。短视频领域的激烈竞争，倒逼内容创作者需要在极短时间内抓住观众眼球，提炼核心兴趣点，这在客观上提升了观众对作品的叙事逻辑、演绎节奏和情感共鸣的更高要求。当这种被短视频重塑的观影期待投射到电影市场时，其结果便是观众审美能力提高，对粗制滥造、套路化、缺乏诚意的“烂片”容忍度下降。电影市场中曾经“流量为王”“IP至上”的时代正在褪去和消解，一个由观众口碑主导的“内容为王”的新时代正悄然而至。电影创作者若不能沉下心来，在剧本、表演、视听语言、思

想内涵、价值传达等各方面精益求精，便难以获得市场的认可与观众的尊重。任何环节的明显短板，都可能在信息透明的舆论场中被放大，导致作品的失败。这无疑是对文艺创作回归本真、潜心创作的有力督促。

二、人民精神文化产品价值重塑的现实路径

面对如此多元、复杂的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人民精神文化产品的价值也需要重塑，具体从五个方面着手：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创作导向。这意味着创作者需要深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真切感知不同群体的喜怒哀乐、梦想与挣扎，从中寻找创作灵感，使作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第二，坚定不移地追求精品化创作。在“内容为王”替代“流量为王”的时代，唯有高质量的内容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尊重和认可。这就要求创作者具备匠心精神，始终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作品，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在技术上勇于创新，努力打造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作品。第三，创新产品形态与传播方式。短视频高效叙事、强互动性的特点，为人民精神文化产品形态与传播方式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创作者可将这种优势融入更具深度的艺术形式中，创新叙事方式、丰富传播形式，吸引更多观众尤其是年轻受众的深度参与。第四，构建健康、多元的文化生态。建立兼顾口碑与市场表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多元评价标准，使口碑与市场表现出良性互动；鼓励作品在题材、风格、流派等方面多样化，满足人民群众不同层次、不同趣味的需求。第五，强化产品的思政育人功能。在满足人民娱乐需求的基础上，注重产品所承载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精神内涵，实现“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隐性教育效果，使人民群众在审美体验中获得精神享受与价值认同，完成从“娱乐消遣”到“精神共鸣”的跃升。

三、人民精神文化产品思政育人功能的实现与优化

首先，立足价值重塑，夯实思政育人基础。人民精神文化产品思政育人功能的有效实现，需要

依托产品的价值重塑，立足新时代社会发展语境。新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人，更注重精神文化产品的价值引领与共鸣，这一时代需求决定了高品质的人民精神文化产品不能局限于娱乐消遣的单一功能，更应成为缓解社会焦虑、疏导个体情绪、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载体，而价值重塑正是推动人民精神文化产品承载思政内涵、发挥育人功能的核心基础。

其次，对接群众需求，明确思政育人导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思政育人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方向指引。当前，我国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已从单纯娱乐化向情感价值认同转变，这一转变要求人民精神文化产品在价值重塑过程中，需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对精神文化产品的价值诉求，将思政育人功能与群众情感需求深度融合，改变传统生硬说教的表达方式，为人民精神文化产品思政育人功能的实现提供坚实支撑。

最后，立足群体差异，推进思政育人精准落地。不同年龄群体成长背景与生存环境差异显著，因此精神文化需求也各不相同。“80后”“90后”作为社会中坚力量，肩负着家庭与职业的双重责任，对精神慰藉和情感共鸣的需求更为迫切，因此可以融入责任担当、家国情怀等思政元素；“00后”作为精神文化产品消费主力，成长于多元复杂的环境，注重个性表达，因此可以融入文化自信、理想信念等思政元素。基于不同的群体，以适合的内容和方式实现人民精神文化产品思政育人功能的精准渗透。

基金项目：2026 唐山师范学院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新时代精神文化产品的价值重塑及其思政育人功能研究”（项目编号：XS22026208）；2025 唐山师范学院课程建设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025KCYB049）。

（作者单位：1.唐山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2.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3.邯郸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英语课堂语境中的叙事研究微探

■ 闫素萍

一、问题的提出

从教近 30 年，期间一直探索一个核心问题，即“怎样教才是有效的”。重教师之“述”，抑或以“学”为轴，搭建支架？笔者尝试从生态视角研究课堂中学与教的过程，解释那些看似平常不被注意的现象背后隐含的教育内涵。为了解学生学习过程中发生的经历及其反思语言产出困难问题，Lieblich 等人(1998)认为，最佳方式之一是通过个人叙述者口头描述和讲出其生活和经历的事情。

二、产出导向为基

文秋芳(2019 b)提出了 POA 理论，教学围绕“场景驱动产出”(scenario-evoked output)和“输入促成产出”(input-in-service-to-output)理念，灵活实施“驱动—促成—评价”教学。学生在系列促成活动中不断实践难度递增的产出行为，完成“真实交际任务”。采用“任务链”设计，循序渐进地提升产出能力，感受满足感与成就感。在学生现有水平上展开，在“最近发展区”内搭建支架，既避免留在“舒适区”，又避免扔进“恐慌区”(张文娟 2017b: 157)。提供“听、说、读、写、译”等不同活动类型(文秋芳 2017c)，且注重学生的水平差异，关注学习者不同的学习体验和结果(张文娟 2017b)。

三、教师支架与日志

在主题为 friends 的单元学习中，节选了美国著名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 After twenty years 片段(课堂案例)：
中心任务一：以第三人称叙述《二十年后的故事》。(Retell the story)
学生口语语料归类统计：
学生产出语块：walk along the street (51 次/60 人)；slow down (23 次/60 人)；turn up (36 次/60 人)
Expect to meet his friend Jimmy at the “Big Joe” Restaurant (48 次/60 人)
make for the fortune out west (25 次/60 人)；the man wanted by the police (36 次/60 人)
师生互动产出语料（实时录音）：
Describe the situation
Time: barely 10 o’clock p.m
Place: in New York street
Surroundings: dark night; wind with a taste of rain; A patrolman; the man from the west, with an unlighted cigar in his mouth, leaning against the doorway
Response 1: The policeman walked up

一个九年级课堂的寂静回响

■ 杨文青

一、寂静课堂 青春伏案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穿过九年级教室的窗户，在下午第一节课的疲倦里劈开一道澄澈的光线，粉尘在一束束光里翩翩起舞，像一颗颗被惊醒的小精灵。教室里，同学们正在朗读着英语单词。

有那么一瞬间，所有同学都换了口气，翻书的声音哗啦一片，像一群小鸟齐刷刷地纵身飞跃，然后朗读声又随之而起，这次整齐划一的声调轻快了些许，仿佛越过了一个巨大的山脊，欣赏到山脊另一侧不一样的风景。我的目光，像往常那样在课桌间巡视，最终定格在靠窗角落的一个身影上——小宇(化名)，一个聪明却总带着几分桀骜不驯的男生，此刻正将头深深埋进他的臂弯里，昏昏沉沉地睡着，仿佛周围奋战中考的紧张气氛与他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

阳光在这片声浪里继续推移，琅琅书声逐渐低沉下来，像潮水退去，但是余韵还在空气中悬着，和光束中细小的尘埃一起缓缓沉降，每个单词似乎都在空中多停留了一秒，才不情愿地落回书页，在字里行间找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位置，等待着下一次被同学们唤醒。

二、一语惊澜 界限无声

我轻轻走过去，停在小宇的书桌旁，然后我微微弯下腰俯下身，尽量让声音在保持温和的同时又包含着一丝不容忽视的郑重：“小宇，醒醒，距离中考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每一节课的每一分钟都很宝贵，起来，好好读书，认真听课吧。”小宇慢慢悠悠地抬起头，睡眼惺忪，睡意朦胧，脸上还压着校服袖子的印痕，没有预想中的歉意或慌乱，他用手缓缓揉了揉眼睛，用一种近乎漫不经心却又带着些许抗拒的语气回应道：“老师，你不用管我，反正我能考上高中。”

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猝不及防地投入了原本按部就班的课堂湖面，在课堂之湖中泛起了阵阵涟漪。空气似乎凝滞了一瞬，光束中的尘埃仿佛也停止了舞动，周围几个同学相互对视并悄悄嘟囔，看着老师脸上几个又惊讶的表情，都纷纷给小宇使眼色，暗示他要尊重我和我的课堂。小宇的回应声音并不大，却异常清晰，甚至还带有一种青少年特有的、未经世故打磨的笃定，也要挟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感和疏离感。

“我反正能考上高中。”这句话在我耳边反复回响，它不仅仅是对一次课堂提醒的拒绝，更像是一道无声的宣言，划清了他此刻的内心世界与我所代表的教育期望之间的界限。他仿佛在说：老师，你的标准，你的焦虑，你的“为你好”，只是你的一厢情愿，而我已经抵达了你所设定的那个“及格线”，所以，请让我按我的方式那个。

小学数学教学中利用问题情境提升学生解题能力的策略研究

■ 郭佳丽

解题能力既是学生数学学习水平的直接体现，也是数学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课程改革不断深化，小学数学教学更加重视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强调引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灵活解题。问题情境作为连接数学知识与实际应用的重要桥梁，能够将抽象的数学问题具体化、枯燥的解题过程趣味化，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题意、理清思路、主动思考，对提升小学生数学解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问题情境是教师围绕教学目标和重难点，创设的具有真实性、趣味性、启发性的学习场景与问题载体，能够引发学生认知冲突，促使学生主动探究。小学数学解题能力，是学生在理解题意的基础上，运用数学知识和方法分析数量关系、选择解题方法、正确运算并检验结果的综合能力，主要包括审题能力、分析能力、建模能力、运算能力和反思能力。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不是被动接受知识，而是学生在一定情境中主动建构意义的过程。问题情境为学生提供了探究与建构的平台，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主形成解题思路。情境认知理论强调，知识总是在一定情境中产生和应用的，贴近生活与认知的真实情境，有助于学生理解知识的意义，提高知识迁移与应用能力。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指出，教学应走在发展前面，适宜的问题情境可以为学生搭建“脚手架”，引导学生在现有水平上向更高水平发展，逐步提升解题能力。三大理论为问题情境教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也为解题能力培养指明了方向。

二、小学数学问题情境创设的基本原则

生活化原则是情境创设的基础，素材应来自学生熟悉的校园、家庭与社会生活，让学生感受到数学与生活息息相关，降低对数学问题的陌生感。趣味性原则贴合小学生的年龄与认知特点，通过故事、游戏、动手操作等形式，吸引学生主动参与解题，改变被动做题的状态。启发性原则要求情境具备启发价值，能够引发认知冲突，引导学生主动分析、推理，培养数学思维。层次性原则立足学生的个体差异，设计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阶梯式问

题，让不同水平的学生都能获得成功体验。数学性原则是核心要求，情境必须紧扣教学内容，突出数量关系、空间观念等数学本质，避免形式化、娱乐化的无效情境。

三、利用问题情境提升解题能力的实践策略

创设生活化问题情境，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解题兴趣。低年级学生刚接触应用题，对抽象文字理解能力较弱，极易出现盲目计算的问题，将数学问题融入真实生活场景，可直观呈现数量关系，大幅降低审题难度。在一年级 10 以内加减法应用题教学中，教师创设“班级水果分享会”真实情境，让学生观察桌上的水果：盘子里有 4 个草莓、3 个香蕉，提问“一共有多少个水果”；再出示装有 9 颗糖的盒子，分给同学 5 颗，提问“还剩下几颗糖”。同时让学生利用手中的学具摆一摆、说一说，自主编题解答。实践后学生能清晰地理解加减法的意义，解题错误率显著下降，真正实现从生活经验向数学解题的平稳过渡。

创设探究性问题情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解题思维。中高年级几何与综合问题教学，适合采用探究式情境，让学生自主经历思考、验证的完整过程。在四年级平行四边形面积的解题教学中，教师创设“校园绿化改造”情境：学校要修建一个底 6 米、邻边 4 米、高 3 米的平行四边形草坪，需要计算面积采购草皮。学生结合已有知识提出“底×邻边”和“底×高”两种猜想，随后利用剪刀、直尺等学具，以小组为单位将平行四边形沿高剪开、拼成长方形，通过对比发现长方形的长与平行四边形的底相等，宽与高相等，从而自主推导出面积公式。这一过程让学生彻底纠正错误认知，掌握转化的解题思想，逻辑思维与解题能力得到同步提升。

创设阶梯式问题情境，能够帮助学生突破解题难点。高年级复杂应用题思维跨度大，学生普遍存在无从下手、思路混乱的问题，将难题分解为阶梯式小问题，可逐步搭建完整解题思路。六年级分数除法应用题是小学解题教学的核心难点，教师以“书店新书促销”为背景设计三级阶梯问题：基础层为“书店新到一批漫画书，卖出 24 本，正好是总数的 1/4，这批漫画书一共有多少本”；提高层为“书店运来故事书 150 本，科技书是故事书的 2/3，

又是图书总数的 1/5，图书一共有多少本”；拓展层为“书店运来一批课外书，第一天卖出总数的 1/3，第二天卖出总数的 1/6，两天一共卖出 60 本，还剩多少本”。学生由浅入深逐步分析数量关系，掌握“部分量÷对应分率=总量”的解题模型，有效攻克复杂应用题的解题障碍。

创设故事化问题情境，可以增强学生的解题动力。低年级学生注意力持续时间短，对故事化内容充满兴趣，将数学问题融入趣味故事，能彻底消除解题的枯燥感。在二年级有余数除法的解题教学中，教师讲述“小熊烘焙坊分点心”的故事：小熊烤了 17 块小饼干，每 4 块装一盒送给好朋友，最多能装几盒？还剩几块？又增加“19 块蛋挞，每 5 块装一盒”的情节，让学生跟着故事情节动手分一分、算一算。学生在趣味故事中直观理解“平均分后有剩余”的含义，清晰地分商与余数的实际意义，解题积极性与正确率都得到明显提升。

四、问题情境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在实施问题情境教学时，教师要避免情境与教学内容脱节，杜绝只追求形式新颖而忽略思维培养的现象，确保情境始终服务于解题教学。同时要关注学生个体差异，根据班级学生的实际水平调整问题难度与呈现方式，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其中，获得成长。教师还要加强课堂情境与生活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在生活中发现数学问题，运用数学知识，实现知识的迁移与应用。此外，要及时通过课堂观察、作业反馈了解学生解题情况，灵活优化情境设计与教学流程，保障解题能力培养的实效性。

五、研究总结

综上所述，在小学数学解题教学中合理运用问题情境，能够显著改善学生的解题状态，提升解题能力。生活化情境能够拉近数学与学生的距离，让学生愿意解题；探究性情境能够激活学生思维，让学生学会解题；阶梯式情境能够降低学习难度，让学生能够解题；故事化情境能够提升学习兴趣，让学生乐于解题。四种情境策略相互配合、灵活运用，能够有效帮助学生理解题意、梳理数量关系、掌握解题方法，真正实现从“被动解题”向“主动思考”的转变，全面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作者单位：五台县东冶实验小学）

以具身认知理论优化小学语文情境教学的路径探析

■ 谢 洁

教师要尊重学生的基本规律，以情境引发学生的深入思考，让学生在探究中获得直观的体验。在具身化的教学活动中，学生通过肢体动作、多感官的体验，感受文字知识的魅力，能激发学生语言知识的积极性。

一、链接生活经验，创设具身化课文情境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唤醒学生的生活经验，将抽象的文本知识与学生的身体感知、动作体验、环境互动融合起来，构建一个“置身其中”的学习场域。教师以教材为蓝本，以精心设计调动学生的身体感知与已有生活经验，让学生通过身体的“行动”，与文本人物、情节与情感形成深度共鸣。如在学习统编版三年级下册《荷花》一课时，教师引导学生回忆生活中的荷花，闻过的清香，模仿荷花“翩翩起舞”的姿态，用道具模拟“荷叶挨挨挤挤”的触觉。学生通过身体的模仿、联想，能从“臂”中感受到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教材中大量描写景物的文本，其魅力在于精准感官描写。学生通过身体记忆的唤醒，让文本中的词语变成可触摸的体验。对于叙事性的文本，学生“做出来”远比“讲出来”更有效。如在学习统编版三年级下册《守株待兔》内容时，“折颈而死”这一关键动作以及农夫侥幸心理难以理解，教师设计简单的模拟场景，让学生模仿农夫“释其

耒而守株”的姿态，通过身体行为的代入，学生能体会那种不劳而获、荒废正业的愚蠢状态，对寓意的理解水到渠成。

二、利用语文园地，设计具身化言语实践

传统教学中，学生往往埋头于字词句的排列组合，却难以感受语言的生命温度。教师要将在原本静态、孤立的语言训练，转化为学生通过身体参与、情感互动和意义建构来内化语言规律的过程，实现由“学语言”到“身体体验语言”的转变。教师要超越“讲解—练习”的元模式，让每一个知识点的训练，都成为学生“身体力行”的实践活动。在“识字加油站”中，如学习与昆虫有关的汉字时，可以设计“昆虫剧场”，扮演一种昆虫，并通过身体动作表现昆虫的特征，让其他同学猜出这个汉字，说出与其相关的词语与句子。学生通过身体模仿、同伴互动，将汉字的形、义与学生的感知经验联系起来，让抽象的内容变得可触摸。

传统的古诗、名言、成语的学习易陷入死记硬背的困境，如在学习“囊萤夜读”“铁杵成针”等成语时，教师让学生在以哑剧的形式表演这些成语故事，由其他同学猜测并阐述寓意。学生通过身体动作“复现”这些成语，让学生感受其承载的坚韧精神，能超越文字表面，抵达学生的内在情感。在“口语交际”教学中，教师应提升情境的真实性、身体